

明朝華嚴名僧素庵真節與棲霞寺佛教

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研究員

何孝榮

提 要

棲霞寺在南京東北棲霞山。始建於南朝齊永明七年（489），為三論宗中興道場。明初，棲霞寺得到明太祖賜額、賜田，成為國家大寺，興盛一時。但是，明朝中期以後，棲霞寺圯廢殘敗，寺田及租糧流失，無名僧住坐，衰微至極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前後，『深得賢首之印』的素庵真節法師應請至棲霞寺住坐，直至萬曆二十一（1593）十一月去世。真節在棲霞寺期間，講經說法，弘傳華嚴宗學，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；傳法授徒，培養出大批弟子；修建殿堂，創立圓通精舍；開荒治圃，募置長生田；傳播佛法，交接官紳士商；到各地講經說法，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。真節在棲霞寺等地講經說法，傳播佛教，使棲霞寺成為明朝後期華嚴等佛教講宗教學的重要基地，推動了棲霞寺、南京乃至全國佛教的復興，是晚明佛教復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。

關鍵詞：華嚴宗，素庵真節，棲霞寺，明朝，佛教

一、前言

棲霞寺在今南京市東北棲霞山。棲霞山原名攝山，因『山多草藥，可以攝養，故以攝為名焉』。又因『其狀似繖，亦名繖山』¹。南朝劉宋時，有隱士明僧紹來遊，『刊木駕峰，薙草開逕，披拂蓁梗，結構茅茨，廿許年不事人世』²，名高於世。同時有法度禪師，『備綜眾經，而專以苦節成務』，來居此山。僧紹『挹度清真，待以師友之敬』，『及亡，捨所居為棲霞精舍，請度居之』³。時人所撰寺碑稱，明僧紹於蕭齊永明七年（489）正月三日『捨本宅』⁴，法度造寺。是為棲霞寺之始。法度弟子僧朗『繼踵先師，復綱山寺』，『凡厥經律，皆能講說。《華嚴》、三論，最所命家』⁵，影響很大。天監十一年（512），梁武帝遣十僧『詣山諮受三論大義』⁶。其後，三論學在江南得到張大，至隋代嘉祥吉藏而創立三論宗。棲霞寺成為三論宗的中興道場，被奉為江南三論宗的祖庭。

南朝隋唐間，棲霞寺名僧匯聚，除三論學（宗）以外，其他各學（宗）派也競相在此得到弘揚傳布。陳朝時，天台宗創始人釋智顗曾來寺修造，嘗曰：『予所造寺，棲霞、靈巖、天台、玉泉，乃天下四絕也』⁷。釋法嚮，於寺側『立法華堂，行智者法華懺』，『三七專注，大獲瑞應』⁸。釋慧峯，『住棲霞寺，聽詮公三論，深悟其旨，最為得意。名價遐布，眾所推美』。他『偏弘《十誦》，贊誘前修，聽者如市』⁹。隋朝時，有釋慧侃，『安志靈靜，往還自任，不拘山世』¹⁰，是一位具有神通的禪僧。釋保恭，『聽採三論，善會玄言』，『整理僧務，功在護持』¹¹。釋慧覺，習三論學，『舊文新意，兩以通之。遠近餐服，聞所未聞。釋論廣興，於斯盛矣』。隋初，頒令一州僅許佛寺二所。慧覺上言諫諍，『有勅霈然，從其所請』¹²。

¹（陳）江總：〈攝山棲霞寺碑銘〉，見（明）葛寅亮：《金陵梵刹志》卷四〈攝山棲霞寺〉。

²（陳）江總：〈攝山棲霞寺碑銘〉。

³（梁）釋慧皎：《高僧傳》卷八〈齊瑯琊攝山釋法度傳〉，頁331。

⁴（陳）江總：〈攝山棲霞寺碑銘〉。

⁵《高僧傳》卷八〈齊瑯琊攝山釋法度傳〉，頁332。

⁶（陳）江總：〈攝山棲霞寺碑銘〉。

⁷（宋）釋志磐：《佛祖統紀》卷六〈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禪師〉，CBETA, T49, no. 2035, p. 185, a13-14。

⁸（唐）釋道宣：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六〈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傳十八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605, c13-21。

⁹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五〈陳攝山棲霞寺釋慧峯傳二十三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651, c4-15。

¹⁰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五〈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侃傳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652, b11-c3。

¹¹《續高僧傳》卷十一〈唐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512, c3-p. 513, a18。

¹²《續高僧傳》卷十二〈隋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516, a7-c18。

釋慧曠，『於棲霞法堂更敷大論，新聞舊學，各談勝解』¹。釋僧瑋，先聽講《十誦》，『齋鏡持犯』。入棲霞寺，『從鳳禪師所，學觀息想』，『聲問光徹，被於周壤』。北周皇帝『召至京師，親奉清誨』²。唐朝釋元崇，開元末年，從瓦官寺璿禪師『諮受心要』，『聲價光遠，物望所知』，住棲霞，『服勤道務，彝倫有敘，時眾是瞻』³。釋智聰，據說領四虎至棲霞，『經行坐禪，誓不寢臥。眾徒八十，咸不出院。若有凶事，一虎入寺，大聲告眾。由此驚悟，每以為式』。他組織米社，『由此山糧供給，道俗乃至禽獸，通皆濟給』⁴。僧曇玘，為州僧正，『紀綱大振』。『既而採曹溪、牛頭之旨，沉研覃思，朗然內得』，『江左重呼其名，謂棲霞大師焉』⁵，是一位律僧出身的禪宗名僧。

棲霞寺名僧匯聚，佛學興盛，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崇重和護持。梁元帝為撰寺碑銘。武帝因寺僧朗精於三論學，遣十僧詣山，『諮受三論大義』。隋文帝詔令在全國各州建塔安置其所得舍利，棲霞寺作為本州代表佛寺，由文帝指名首批建塔供奉舍利。唐高祖將棲霞寺改為功德寺，『增置梵宇四十九所，樓閣延袤，宮室壯麗，與山東靈巖、荊州玉泉、天台國清並稱四大叢林』。唐高宗御製《明隱君碑》，改寺額為『隱君棲霞寺』，『御書寺額於碑陰』⁶。武宗會昌中，寺廢。宣宗大中五年（851），重建。十國時期，吳國權臣徐溫為寺修新路。南唐時，在寺建塔重修，兵部員外郎徐鉉書額，曰妙因寺。至宋朝，太宗太平興國五年（980），改為普雲寺。『景德五年，改賜景德棲霞禪寺』⁷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六月，宋哲宗『改賜今額』，即『嚴因崇報禪寺』，『為參政簡翼張公皞功德寺』⁸。

明朝建立初，定都南京，對於這座『締創自齊、梁而來，流傳蓋千有餘載』的首都名剎⁹，最高統治者加以崇禮護持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）二月，禮部傳奉聖諭：『攝山嚴因崇報禪院還改棲霞禪寺為額。原有山場田地，俱免他糧差。欽此。』¹⁰即明太祖改賜寺名仍為『棲霞禪寺』，該寺原有山場田地被免除賦稅和徭

¹ 《續高僧傳》卷十〈隋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503, b15-c17。

² 《續高僧傳》卷十六〈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558, a29-b24。

³ （宋）釋贊寧：《宋高僧傳》卷十七〈唐金陵鐘山元崇傳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1, p. 814, b17-c4。

⁴ 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十〈唐閩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傳十三〉，CBETA, T50, no. 2060, p. 595, a28-b19。

⁵ （唐）劉軻：〈棲霞寺故大德玘律師碑〉，見（宋）李昉等：《文苑英華》卷八百六十四。

⁶ 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四〈攝山棲霞寺·紀形勝創立建置〉。

⁷ （宋）張敦頤：《六朝事跡編類》卷十一〈棲霞禪寺〉。

⁸ （宋）周應合：景定《建康志》卷四十六〈嚴因崇報禪寺〉。

⁹ （明）陸光祖：〈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〉，見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四〈攝山棲霞寺〉。

¹⁰ 《金陵梵剎志》卷二〈欽錄集〉，洪武二十五年壬申。

役，成為了『欽賜田地』。明人謂：『時維洪武，載錫嘉名。又詔賜贍僧田、山一千三百餘畝，視天界、靈谷為比翼焉』¹。棲霞寺與靈谷寺、天界寺、天禧寺等南京大剎並稱為國家八大寺。永樂遷都以後，南京八大寺分為三大寺、五次大寺，棲霞寺為五次大寺之一，仍是國家佛寺，地位崇重。

明初最高統治者的空前崇禮護持，並沒有使棲霞寺維持興盛。宋代以來，中國佛教日益衰微，宗派創立、教義發展基本停頓。明朝實行既提倡和保護又整頓和限制的佛教政策，雖然推動了佛教的恢復和發展，維持了佛教的表面興盛，卻使佛教各宗更為沉寂不振，加劇了佛教的衰微²。南京佛教，至明朝中期，加以首都北遷，失去最高統治者強有力的護持，逐漸寺貧僧窮，多數寺院難以為繼，寺僧『各立門戶，梵唄稀聞，觸蠻時競』³，罕見名僧。所謂『時江南佛法、禪道絕然無聞』⁴，南京佛教也衰微至極⁵。至於棲霞寺，『金勝崩淪，以致禪宮銷歇，寶地鞠為蕪蕪，金容毀於風雨，遂使衛城之聽，擠於鬻圃之觀』⁶，『顧成化之後，日就湮沒。洎嘉靖之初，幾為墟矣』⁷。寺院圯廢殘敗，寺田及租糧大量流失。而且，無名僧住坐。萬曆後期編撰的《金陵梵剎志》，卷四〈棲霞寺·人物〉收錄該寺歷代名僧，自南朝齊大朗法師至唐大德毗律師計十三人，其後再無一人。清代陳毅編撰的《攝山志》，卷三〈高僧〉收錄南朝至唐名僧基本沿襲《金陵梵剎志》，十國至明朝嘉靖中期以前，也未列舉出一位名僧。筆者的博士畢業論文《明代南京寺院研究》，其中〈名僧小傳〉一節收錄明朝在南京各佛寺住坐及留下過踪跡的名僧近一百四十人，而嘉靖中期以前，竟無一位出自棲霞寺。

至明朝後期，南京佛教衰微至極終於引起一些有識之僧和官員士夫的關注。他們開始積極行動，振興南京佛教。其開創者，為僧永寧。永寧，別號西林，南直隸六合（今屬江蘇）郭氏子。幼出家，禮大報恩寺僧無瑕玉為師。年二十，即持《金剛經》，至老不輟。武宗南巡，駐蹕大報恩寺，永寧被舉為提點，負責接待，“竟無一缺”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擔任南京三大剎之一的大報恩寺住持。二十年，陞南京僧錄司右覺義。又五年，陞左覺義，成為南京最高僧官。『先是，江南佛法未

¹（明）陸光祖：〈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〉。

²參閱拙文：〈明代佛教政策述論〉，載《文史》2004年第3輯；拙著：《明朝宗教》，頁39—44。

³（明）葛寅亮：〈八大寺重修禪、律堂及贍田碑記〉，見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十六〈鳳山天界寺〉。

⁴（民國）喻謙：《新續高僧傳四集》卷二十〈明攝山棲霞寺沙門釋法會傳〉。

⁵參閱拙著：《明代南京寺院研究》，頁195—199。

⁶（明）陳文燭：〈重修攝山棲霞寺碑記〉，見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四《攝山棲霞寺》。

⁷（明）陸光祖：〈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〉。

大行』。永寧『居官秩，切以法門為憂』。於是，他請著名禪僧雲谷法會住大報恩寺三藏殿，『教諸習禪者，於是始知有禪宗』。法會，別號雲谷，浙江嘉善懷氏子。幼出家，先後習瑜伽教、天台教。後師事法舟道濟禪師，參念佛審實話頭，有省，蒙印可。閱《宗鏡錄》，『大悟唯心之旨』。至南京，初寓天界寺毗盧閣下行道，『見者稱異』。魏國公聞之，『乃請於西園叢桂庵供養』。尋為永寧請，住報恩寺教禪。數年後，法會『去隱棲霞』，永寧又因南京禮部主事陸光祖推薦，禮請守愚法師『教習僧徒』，『選僧數十眾，日親領往聽講，從此始知嚮佛法』。永寧又『延儒師』，教僧『讀五經四書子史』，提高僧眾文化水平。經其提倡，『山門興，而法運昌也』¹。

稍後，是棲霞寺的振興。振興棲霞寺者，首推禪僧法會。先是，法會在大報恩寺『教諸習禪者』，每天『危坐一龕，絕無將迎，足不越閫者三年，人無知者』。『偶有權貴人遊至，見師端坐，以為無禮，謾辱之，師拽杖之攝山棲霞』。法會至棲霞寺，『誅茅於千佛嶺下，影不出山』，『聞者感化』。陸光祖『偶遊棲霞，見師氣宇不凡，雅重之，信宿山中。欲重興其寺，請師為住持。師堅辭，舉嵩山善公以應命』。其後，法會復移居天開巖，『弔影如初，一時宰官居士，因陸公開導，多知有禪道，聞師之風，往往造謁』，『歸依者日益眾』²。

所謂『嵩山善公』，即禪僧興善，世姓薛。十四歲出家，禮少林寺大方和尚落髮，受三歸五戒。『志在參尋，留心講解，而操行尤為介潔』。從南京天界寺僧恂受度，『惟耽真觀，以求解脫』。法會在南京『習禪持戒，一時文士多與之遊』。興善『同追隨往來，業益精進』。後法會隱居棲霞寺，鴻臚卿鄭曉、禮部郎中劉起宗等問及住持事，法會推薦興善，『二公轉言祠部，遂使之住持茲寺』。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，興善『領部劄來』，擔任棲霞寺住持，開始大規模的振興活動：

時寺久廢，僧徒稀少，鄉人侵漁者眾。師勤以勵眾，潔以植法，後己先人，不弛不縱，禁其樵采，時其牧放。凡巖泉邱壑，無不刈薙。而殿堂廊廡，尤所注念。山之顛舊有祠頽廢，則鳩眾立之。鋤方丈蒿萊，新為鹿野堂。會治地，得銅像，因建古佛庵。道人露坐巖下，即依巖構默坐軒以居。為聽講僧

¹（明）釋德清：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三十〈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傳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6, p. 672, a21- c11。

²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三十〈雲谷先大師傳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6, p. 673, b24-c21。

築定慧堂，置藏經於內，使得翻閱。莊嚴諸像，凡來瞻禮者，無不起敬。蓋茲寺建自齊梁，廢而復振，莫盛於師來之後。而師之有功於寺者，尤在於興復土田，清除徭役，使僧不至於逋竄，官不致於紛擾者，皆其力也。¹

德清也記載，興善在棲霞寺『盡復寺故業，斥豪民占據第宅，為方丈，建禪堂，開講席，納四來。江南叢林肇於此』²。至隆慶二年（1568）正月，興善被舉為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兼天界寺住持。他『以棲霞始興，其勢難久，非我同心者繼之不可。於是，舉法侄清柏以代』³，推薦禪僧蒼麓清柏接任棲霞寺住持，繼續振興棲霞寺佛教。

二、素庵真節在棲霞寺等地講經說法

在禪僧法會、興善稍後，華嚴名僧素庵真節應請至棲霞寺，講經說法近四十年，與法會、興善、清柏等一起振興棲霞寺佛教。興善等主要是倡興禪宗，而真節則弘傳華嚴等講宗。

真節，號素庵，生於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⁴，湖廣襄陽（今屬湖北）鍾氏子。他『少為郡諸生』⁵，業儒。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前後，『忽宿根內萌，即辭割親愛，禮明休和尚祝髮』⁶。《補續高僧傳》說他『壯歲棄儒，遍訪知識。至南陽留山寺，禮泯庵休公落髮』。其後，他四處遊方，『瓢然一鉢，歷伏牛、清涼受具』⁷。這一時間，大概在嘉靖二十三年。既而，他『北游京師，遍參講席。居秀法師座下，饜餐法喜，深得賢首之印』，『學富內外，諸方每以龍象推之』⁸。《補續高僧傳》稱其『依秀法師習經論，凡十一載，精其業』。嘉靖三十三年左右，

¹（明）盛時泰：《棲霞小志·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兼住大天界寺前棲霞寺住持嵩山禪師善公碑銘》。

²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三十〈雲谷先大師傳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6, p. 673, c10-12。

³《棲霞小志·南京僧錄司右覺義兼住大天界寺前棲霞寺住持嵩山禪師善公碑銘》。

⁴按，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記載，真節逝於萬曆二十一年（1593）十一月十三日，“閱世七十五，法腊五十”。則真節生於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受具足戒得法腊當在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。

⁵（明）釋幻輪：《釋鑒稽古略續集》卷三〈素庵法師〉。

⁶（明）釋如惺：《大明高僧傳》卷四〈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二〉；《釋鑒稽古略續集》卷三〈素庵法師〉。按，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附兀齋、幻齋二比丘傳〉記載，兀齋即釋如慧為釋真節在俗子，“母汪腹之時，師（指真節，引者註）已入留山矣”。如慧逝於萬曆十四年（1586）十一月初七日，世壽四十四，僧腊三十二。則如慧生於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，真節出家於此前一年或本年。

⁷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⁸《大明高僧傳》卷四〈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二〉。

他南禮普陀，過南京，『白下名流，針芥自合，以攝山講席留師，道聲大振』，真節『亦樂茲山幽邃，遂誅茆築室，棲遲十年』。嘉靖四十三年前後，一日，他『扶杖將行』，準備前往其他寺院住坐，『為眾復留』。至萬曆二十一（1593）十一月，『端坐念佛而逝』¹。總計真節在棲霞寺住坐近四十年，弘傳華嚴等講宗，振興佛教。大體說來，其活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：

第一，講經說法，弘傳華嚴宗學，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。

如前所引，僧朗『凡厥經律，皆能講說。《華嚴》、三論，最所命家』。因此，早期的棲霞寺不僅是三論宗的中興道場，也是『重振《華嚴》學的策源地』²。但是，隋唐以後，該寺長期缺乏大力弘傳《華嚴》學者。至此，真節上繼僧朗，在棲霞寺大肆弘傳華嚴宗學。

真節『能誦經』³，南京僧俗因此『以攝山講席留師』。他『初至攝山，演《華嚴》，至〈入法界品〉，塔放五色光』⁴。他修建圓通精舍，中有華嚴樓，『閣三達，貯五十三經，供毘盧相』，『署曰華嚴寶閣』⁵，『群僧日夕諷經於上』⁶。他曾經作偈示徒，描述自己的經歷：『浩哉佛恩！度生無盡。割愛出家，欲酬少分。涉水登山，參師訪友。求未聞法，脫我塵垢。值諸名公，機言相契。幸獲外護，欲傳佛意。嵩山、蒼麓，後先勉留。延講《華嚴》，聽者九流。攝山蒼蒼，風行雲聚。佛祖心宗，宏揚末世』⁷。

實際上，真節宣講的不僅是《華嚴經》，更主要的是華嚴宗據以成立和闡發的《華嚴經》註疏，或者說，他弘傳的是華嚴宗學。《補續高僧傳》記載，他『凡講《華嚴大鈔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諸大乘經論各若干座』⁸。《攝山志》說他『講《華嚴》諸部疏鈔，時常聽者三百餘眾，覆講者三十餘人』⁹。因此，時人謂棲霞寺『又得講師真節，大闡方廣之宗』¹⁰。真節弘傳華嚴宗學，是『依澄觀的疏鈔理解《華嚴經》』¹¹。

¹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² 杜繼文：〈華嚴宗形成的思想淵源與社會背景〉，載《亞太經濟時報·禪文化》2013年11月27日B16版。

³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

⁴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⁵ （明）汪道昆：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六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。

⁶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

⁷ 《攝山志》卷三〈素庵法師〉。

⁸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⁹ 《攝山志》卷三〈素庵法師〉。

¹⁰ （明）陸光祖：〈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〉。

¹¹ 魏道儒：《中國華嚴宗通史》，頁281。

真節還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。真節一生，曾不斷講授《法華經》經綸。據說，有一次，他宣講該經，至〈寶塔品〉，『空中現多寶塔，一如經言。四眾跂觀，灑然希覲』¹。《補續高僧傳》說他在棲霞寺『凡講《華嚴大鈔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諸大乘經論各若干座』。我們知道，《法華經》是天台宗據以立宗的佛教經典，智顗法師及其弟子、後學著有大量的《法華經》註疏。至於《楞嚴經》，因其『所說常住真心性清淨體，與台、賢二家圓教宗旨相合。又所說七處徵心、八還辨見，對於禪宗的參究可以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』，因此『受到台、賢、禪者的重視』，宋代以後，出現了大批註疏之作，『大半是屬於賢首、天台、禪宗三家的』²。真節宣講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及其論疏，可知其弘傳天台宗學。

真節還弘傳唯識宗。時人王肯堂記載：

萬曆乙酉（十三年，引者註）仲秋，余與董玄宰[其昌]侍紫柏[真可]大師於金陵之攝山中，日相與縱談無生，且謂枯坐默照為邪禪，非深泛教海不可。一日，於素庵法師閣上，得一小梵冊，有喜色，手授余二人曰：若欲深泛教海，則此其舟航維楫乎？觀之，則《因明入正理論》也。余二人茫不知所謂。素庵之嗣幻齋[如念]自言昔嘗講演，師令為余二人解說³。

《因明入正理論》，一卷，印度瑜伽行派論師陳那弟子商羯羅主著，唐玄奘法師翻譯。玄奘及其弟子翻譯、疏解該經，其『立破方法還被運用到各家著述之中，因而成為研究慈恩一宗必需通達的要籍』⁴。真節『嘗講演』《因明入正理論》，無疑是根據玄奘及其弟子、後學的翻譯疏解，弘傳了唯識宗學。

真節也提倡禪宗。他初至棲霞寺，『誅茆築室，棲遲十年』，後在淨業堂留偈曰：『掀翻瓦礫成禪院，除剪荊榛作菜園』，『如斯弗為兒孫業，留與同袍萬古傳』⁵。盛時泰稱，真節『意以此為十方禪院，人皆可居，不欲其後人獨有之』⁶。其後來所建圓通精舍，有禪堂（室），供僧坐禪。紫柏真可在一封信中，則稱真

¹ 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八〈攝山多寶塔銘有序〉。

² 中國佛教協會：《中國佛教》第三輯，頁84。

³ （明）王肯堂：《因明入正理論集解》自序，CBETA, X53, no. 857, p. 917, c8-14。

⁴ 參閱《中國佛教》第三輯，頁284—286。

⁵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⁶ 《棲霞小志·淨業堂》。

節為『禪伯』：『予雖不敏，敢籍如來寵靈，並素庵禪伯、蒼方丈之獎愛，願修補之（指棲霞寺千佛巖，引者註）』¹。

真節還弘傳淨土思想。其初至棲霞寺，『拓大』淨業堂而居²。所建圓通精舍，『右為堂兩楹，供西方三聖』，『署曰淨土蓮堂』³。南京寶幢居士顧源去世前，延請真節、法會等，『懸彌陀像，鳴磬念佛』⁴，為其送終。而他自己，最後也是『端坐念佛而逝』。

第二，傳法授徒，培養出大批弟子。

真節『說法直截簡易，不為峻語，而格頑導愚，遠近欽悅』⁵。其時，『白下縑流，欽師風素，欲聆法雨、願焚香洗鉢、執弟子禮者無慮千百人』⁶。真節『以福德為一眾所皈依，凡聚徒三千餘指，講經三十餘度』⁷，培養了大批弟子。其中著名者，有兀齋如慧、幻齋如念、影齋珠、如敬等。如慧，真節在俗子，從而出家，『除聽講外，即跏趺習定，兀然如槁木者三年，同學呼為兀齋』。一日，『定中見大光明身等虛空』。自是，『掩關不語，妙悟益發。內外典籍，寓目即了，無滯義矣』。如念，真節俗侄，亦從而出家，『為人溫厚老成，嗜學經論如渴』，被稱為幻齋。二人同心執侍真節，『如阿難、難陀』，『以故棲霞法席，為江南最』。二人『俱善達觀老人[真可]，觀方佩南宗心印，勘辯諸方，而二公與之出入議論，時蒙許可』⁸。影齋珠，湖廣安陸（今屬湖北）李氏子。幼聞僧誦《華嚴經》有感，遂請出家。至棲霞寺，『從素庵弟子錫法師受具戒，聽講諸經論，窮性相宗旨，精心教觀十有五年』。往少林寺，參幻休禪師，因舉石霜公案，有省。凡執事四年，『復歸棲霞，自爾心不涉緣，跡不入俗，日夜精修，一心無懈』，為真節『上首』弟子。逝後，憨山德清為作塔銘，稱其『得向上巴鼻，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哉？』⁹如敬，南直隸歙縣（今屬安徽）人，為汪道昆『鄉人』¹⁰。他『糾緣』助修棲霞寺¹¹，與其他弟子『共建靜室，少報洪恩』¹，即建定

¹（明）釋真可：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四〈書示海印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2, p. 175, c11-12。

²《棲霞小志·淨業堂》。

³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六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。

⁴（清）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閏集卷三〈寶幢居士顧源〉。

⁵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⁶（明）王士驥：《中弇山人稿》卷三〈定照庵記〉。

⁷（明）王世貞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卷六十五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。

⁸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附兀齋、幻齋二比丘〉。

⁹《憨山老人夢游集》卷二十八〈棲霞影齋珠公塔銘〉。

¹⁰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六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。

¹¹（明）陳文燭：〈重修攝山棲霞寺碑銘〉。

定照庵以居真節。真節欲募長生田千畝，致書袁黃，『索作《長生田記》』。然田未募足，真節去世，袁黃勸疏亦未暇作。如敬繼承師志，不遠千里，謁袁黃趙田草堂，『求曩所諾文』²，並繼續募置，終致五百餘畝。

真節還有法孫多人知名。法孫海印，聞紫柏真可欲修復棲霞寺千佛巖龕像，『即願捐軀圖之』³。法孫某，創圓通精舍於句容縣花山，真節曾邀盛時泰等往遊。盛時泰記載，其山又有志公庵，『庵之上有茅茨，僧古清居之，清亦講師之孫，設午飯為供』⁴。則古清亦為真節法孫。

還有一些僧人，曾師從真節聽講經論，打下義學基礎，後轉往他處訪師問道，或禪或講，各有所成就。知名者有法祥、性蓮、如馨等。法祥，字瑞光，浙江嵊縣（今嵊州）周氏子。遊京師，見德寶禪師，示以念佛。三十二歲出家，『謁棲霞素庵法師受具，依棲講肆三年，遂棄去』。參真圓，所示與德寶同。入伏牛，契機於柏松禪師。遊南嶽，棲側刀峰，『日夜精勤，以豆為珠，淨念相繼，至終身焉』，人稱『豆兒佛云』⁵。十方衲子遠歸之，側刀峰遂成海內名叢席。性蓮，字無垢，南直隸太平（今安徽黃山）僊源王氏子。年二十二出家，『之金陵攝山棲霞寺，從素庵節法師薙染受具，依棲講席，習諸經論義』。走清河，謁法堂，授以念佛三昧。又參真圓於京，『一見器之，留入室』。後多方行腳，偶墮冰河，有省。卓錫池陽杉山，十方衲子日益至，『遂開梵剎，以接待為事』。九華道場迎為叢林主，『遠近緇白，傾心如佛祖』。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應請至皖山，復興禪宗三祖僧璨道場，『遠近風動』⁶。如馨，字古心，南直隸溧水（今屬江蘇）楊氏子。嘉靖間，年近不惑，『禮棲霞素庵節公薙髮，精嚴五德，禮誦尤勤，事師三載，一念無違』。時談經者多，弘律者少。如馨志在律學，『因閱《華嚴》，至〈菩薩住處品〉，知文殊大士常住清涼，冀瞻慈相』⁷。遂辭諸法侶，步禮五台。據說，遇文殊贈伽黎，『頓悟五篇三聚心地法門，視大小乘律如心中自在流注』⁸。萬曆十二年，歸南京，化古林庵為寺，登壇說戒。又開戒於靈谷、棲霞、甘露、靈隱、天寧等剎，『廷臣野叟無不知有戒也』。四十一年，明神宗敕更寺額為『振

¹ 《中弇山人稿》卷三〈定照庵記〉。

² （明）袁黃：〈圓通精舍募田碑記〉，見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四〈攝山棲霞寺〉。

³ 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四〈書示海印〉。

⁴ 《棲霞小志》跋。

⁵ 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二十九〈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銘〉。

⁶ 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二十八〈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〉。

⁷ （明）釋鎮澄編纂、（民國）釋印光續纂：《清涼山志》卷三〈如馨律師傳〉。

⁸ 《新續高僧傳四集》卷二十八〈明金陵天隆寺沙門釋如馨傳〉。

古香林禪寺』，賜『萬壽戒壇』匾¹。次年，應召至五台山，開皇壇說戒，賜號『慧雲律師』，『緇素歸依，稟戒躋壇者不可勝計』²。元、明以來湮沒無聞的律宗得以復興，人稱『中興律祖』³。

第三，修建殿堂，創立圓通精舍。

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像、僧眾生活的場所，也是僧俗傳法禮佛所在。如前所述，明朝中期以來，棲霞寺殿堂圯廢，衰微至極。真節積極修建殿堂，既莊嚴寺院，又為其講經說法、僧眾生活提供場地保障。

初，寺有淨業堂，為住持興善建，『以處僧高峰者』。高峰既去，僧大覺『與眾煉魔其中』。後大覺『自往天開巖，結茅為庵，而堂遂無人』。迨真節來，『因而拓大之』⁴。其最早講經說法，當居於此。因此，嘉靖四十三年前後，他打算離寺他住時，在殿壁留偈曰：『自入棲霞已十年，東修西補未曾閑。掀翻瓦礫成禪院，除剪荊榛作菜園。每煉蔬羹供海眾，恒宣大教繼先賢。如斯弗為兒孫業，留與同袍萬古傳』⁵。

隨著徒眾增多，檀施日積，萬曆六年（1578），真節決定建立一所規模更大的圓通精舍。時人汪道昆記載說：

聚徒三百餘眾，覆講三十余曹，真節一切飯之，餘二十年所，乃微檀施餘力，拓地而為之廬。於時，公卿大夫嚮西極聖人之教者，建業則殷宗伯[邁]，吳興則陸司空[光祖]，豫章則羅參知[汝芳]，並善真節。句曲李相公[春芳]以封樹至，為方外遊。衡州廖度支瞠乎諸大夫後。會宗伯得琅邪大士像，歸真節供奉之。而司空故為廷尉南中，則亦範金為像，位之於左，羅參知署曰圓通精舍，蓋尸大士云。左為閣三達，貯五十三經，供毘盧相，公署曰華嚴寶閣。右為堂兩楹，供西方三聖，度支所築也，自署曰淨土蓮堂。左而西鄉為齋堂，其南為筦庫，右而東鄉為禪堂，其南為客寮，又南則左庖右湑，繚以周垣，灌木修竹環之，後茶而前正。攝提之歲秋，乃告成⁶。

¹（民國）釋仁友：《金陵馬鞍山中興律祖事迹考》。

²《新續高僧傳四集》卷二十八〈明金陵天隆寺沙門釋如馨傳〉。

³（民國）釋仁友：《金陵馬鞍山古林律寺祖庭匯志》自序。

⁴《棲霞小志·淨業堂》。

⁵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⁶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六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。

時人盛時泰也記載說：

[觀音]庵之地，號虎穴巖。大石林立，色如蒼鐵，始未有來居者。講師貞節乃誅茅為大士殿，曰圓通精舍。旁有禪室。左為華嚴樓，群僧日夕誦經於上。四方來齋施者，絡繹道路。節能誦經，善紀綱，屋宇隨所至，俱稱宏敞。而獨此庵號圓通，以始構時，今少宗伯秋溟殷公邁使人持滁州石刻大士像來故也。庵前後多蒔以松柏，壘石為垣，治地作圃，種蔬植竹，眾務並興，日夜不息，群而處者，不下千指¹。

可見，圓通精舍雖是其中的觀音殿名，但實際上它包括了周圍一組建築——觀音（大士）殿、華嚴寶閣（樓）、禪堂（室）、淨土蓮堂、齋堂、筓庫、客寮、庖湢等，是一座殿堂眾多、禪講兼備、功能齊全、環境優雅的別院。

圓通精舍建成後，真節在此聚徒講經。不久，觀音殿遭火焚燬，『而像與真儀俱獨無恙』。真節準備重建，『方謀復之，而鉅賈某某俱感異夢，載其材甓與資來，與節公之所規畫合』。不彌歲，而觀音殿重建成，『宏麗逾於昔』²。

另外，真節還修建了一座多寶佛塔。如前所述，真節『嘗講《法華經》，至〈寶塔品〉，空中現多寶塔，一如經言』。宦官至，以孝定李太后名義賜之金縷袈裟一襲。萬曆十五年，真節『建塔講臺之西，以征法象』。該塔像刻惟妙惟肖，『觀者若而人，悉如疇昔所見』³。

第四，開荒治圃，募置長生田。

真節『躬自供眾，講經餘三十年』⁴，每年、每月、每日都是一筆龐大的開銷。這些鉅額錢糧從哪來？盛時泰稱他『能誦經，善紀綱』，為僧俗所皈依，『四方來齋施者，絡繹道路』⁵。萬曆十四年（1586），大饑，棲霞寺『僧眾絕食』。而蕪湖郝氏夢中見佛相告，遂『裹百斛米至』⁶，助其度過斷糧難關。

¹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按，此處言殷邁“使人持滁州石刻大士像來”，上引汪道昆文僅稱“琅邪大士像”。而後文所引王世貞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文則說是殷邁“自琅琊致吳道士所圖真儀”，即吳道士繪觀音大士像；後殿燬，“真儀”無恙。當以王世貞所說為準。

² 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卷六十五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。

³ 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八〈攝山多寶塔銘有序〉。

⁴ 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八〈攝山多寶塔銘有序〉。

⁵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

⁶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除了積極爭取檀施，真節還在棲霞寺帶領僧眾開墾荒田，治圃種菜，補充僧食。上引其偈曰：『自入棲霞已十年，東修西補未曾閑。掀翻瓦礫成禪院，除剪荊榛作菜園。每煉蔬羹供海眾，恆宣大教繼先賢』。很好地反映了他在棲霞寺宣講佛法與墾耕勞作併重的場景。

但是，寺山田地有限，檀施偶或不繼。尤其是前述萬曆十四年飢荒，『齋廚絕粒』，僧眾『七日不食』，給真節很大刺激。他決定募緣置買長生田千畝。時人稱其『值歲祲，募化艱，擬結萬人緣，置常稔之田千畝，歲以餘租供往來僧眾』，『擇才優行潔者司其出納，不許徒屬私棄，為永久計』。因真節之勸，陸光祖等人『共從與之』，『置田三百餘畝』¹。真節去世後，如敬續加募置，得五百餘畝²。第五，傳播佛學，交接官紳士商。

真節在棲霞寺等地『屢登壇說法，作大利益，遠近奔赴，若窮子之歸父母』³，為官紳士商、平民百姓所信嚮皈依。他們爭來聽法，絡繹布施，與真節交遊。而真節也積極應接，與其說法論道，『隨所酬應，春溫日旭，人自意消』⁴，既傳播佛學，也保障了檀助。真節交接的俗界人士，尤以官紳士商影響為大。

真節交接的官員，前引汪道昆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記載，『於時，公卿大夫嚮西極聖人之教者，建業則殷宗伯[邁]，吳興則陸司空[光祖]，豫章則羅參知[汝芳]，並善真節。句曲李相公[春芳]以封樹至，為方外遊。』。其中，殷邁，字時訓，南直隸江寧（今江蘇南京）人。嘉靖進士，歷官貴州提學副使、南太僕卿、南太常卿等，擢禮部侍郎，兼管南祭酒事。他『有盛名』，不附權相張居正。萬曆五年（1577）閏八月，致仕⁵。殷邁『研精內典』，被稱為『學佛作家』⁶。他『素慎許可，獨重師（指真節，引者註）』⁷。

陸光祖，字與繩，浙江平湖人。嘉靖進士，歷官南京禮部主事、郎中、南京太僕寺卿、南京大理寺卿、大理寺卿、南京工部尚書、南京刑部尚書、南京吏部尚書、刑部尚書、吏部尚書等，『清強有識，練達朝章，每議大政，一言輒定』⁸。萬曆二十年三月，乞休歸⁹。陸光祖『弱冠閱藏教，於文殊本智有深契』，遂自號

¹（明）袁黃：〈圓通精舍募田碑記〉。

²《攝山志》卷二〈建置〉。

³《中弇山人稿》卷三〈定照庵記〉。

⁴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⁵雍正《江南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三〈人物志·儒林一〉。

⁶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閏集卷三〈寶幢居士顧源〉。

⁷（明）袁黃：〈圓通精舍募田碑記〉。

⁸《明史》卷二百二十四〈陸光祖傳〉。

⁹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二百四十六，萬曆二十年三月甲戌。

『五台居士』¹。他『留心佛法，參詢宗匠』²。真節與其交遊，陸光祖曾鑄觀音金像歸之，助建圓通精舍；布施錢帛，助置寺田；棲霞寺重修，他『爭捐泉貝』³，又為作《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》。

羅汝芳，字維德，江西南城人，嘉靖進士，歷官刑部主事、寧國知府、雲南副使、參知政事⁴。萬曆五年閏八月，罷歸⁵。羅汝芳為泰州學派後學，其學『近釋』，『居官率以學為政，而禪客羽流雜進』⁶。真節與其交遊，『圓通精舍』匾額即由其題寫。

李春芳，字子實，南直隸興化（今屬江蘇）人，鄉貫句容。嘉靖狀元，除修撰，因撰青詞得明世宗意，歷官翰林學士、太常少卿、禮部侍郎、尚書、兼武英殿大學士，『凡六遷，未嘗一由廷推』，是嘉靖朝『青詞宰相』之一。但他『恭慎，不以勢凌人，居政府，持論平，不事操切』，官聲良好。隆慶時，為首輔。進吏部尚書，改中極殿大學士。隆慶五年（1571）乞休歸，避開首輔傾軋，侍養父母，『鄉里艷之』⁷。李春芳『以封樹至』南京，真節與其為方外遊。

除了上面幾位外，真節結交的官員還有汪道昆、王世貞父子、王肯堂、袁黃等人。

汪道昆，字伯玉，南直隸歙縣人。嘉靖進士，歷官義烏知縣、福建兵備副使、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、巡撫鄖陽。隆慶五年五月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。神宗立，召為兵部侍郎，出閱薊遼邊備。他『任邊地，頗著軍功』⁸。能詩文，與後『七子』『狎主齊盟』⁹。真節與汪道昆交往較多。因汪道昆曾巡撫鄖陽、湖廣，故其稱真節『為余故郡子弟』¹⁰。兩人有多封書信往來，真節至少兩次應請赴汪道昆家鄉，主持水陸道場。而汪道昆則為真節作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、〈攝山多寶塔銘有序〉，又為作〈素庵法師像贊〉。

王世貞，字元美，南直隸太倉（今屬江蘇）人。嘉靖進士，歷官刑部主事、

¹ 《清涼山志》卷六〈明吏部尚書陸光祖傳〉。

² 《攝山志》卷三〈陸光祖〉。

³ （明）陳文燭：〈重修攝山棲霞寺碑銘〉。

⁴ 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三〈王畿傳附羅汝芳傳〉。

⁵ 《明神宗實錄》卷六十六，萬曆五年閏八月辛亥。

⁶ 雍正《江南通志》卷八十四〈羅汝芳〉。

⁷ 《明史》卷一百九十三〈李春芳傳〉。

⁸ 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二百八十五，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丁丑。

⁹ 雍正《江南通志》卷一百四十七〈汪道昆〉。

¹⁰ 《太函集》卷七十六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。

員外郎、郎中、青州兵備副使、浙江右參政、山西按察使、太僕卿、南京兵部右侍郎、南京刑部尚書等。王世貞為明朝著名文學家、史學家，是文學復古運動後『七子』“之首，『才最高，地望最顯，聲華意氣，籠蓋海內，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、衲子羽流，莫不奔走門下，片言褒賞，聲價驟起』¹。雖然是當時的文壇宗主、高級官員，王世貞也對真節讚賞有加。他初遊棲霞寺，結識真節，稱其為『福德人也，言簡而精，與之小酬酢而別』²。萬曆十八年，王世貞應請為真節作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，仍對其大加稱賞：『襄陽比丘真節，自京師卓錫茲山，以福德為一眾所皈依，凡聚徒三千餘指，講經三十餘度，皆力任其供。檀施鬱積，不以資三衣一鉢』云云³。真節曾應請到王世貞家鄉，『講《法華》於婁東之淮雲[寺]』⁴。世貞次子士驢，字房仲，因父請蔭為官生。士驢自稱『予亦嘗受師教者』⁵，受過真節教誨。後真節弟子建定照庵，士驢為作記。

王肯堂，字宇泰，南直隸金壇（今屬江蘇）人。萬曆進士，授檢討，仕至福建參政。生平好讀書，著述甚富，『於經傳多所發明』，『尤精醫理』，『工書法』⁶。真節與王肯堂交遊，曾授以《因明入正理論》一書，令弟子如念為其『解說』。次年，大饑荒，蕪湖郝氏感夢施糧於寺。王肯堂『有文，具紀其事』⁷。

袁黃，字學海，別號了凡居士，浙江嘉善人。萬曆進士，授寶坻令，陞兵部主事。袁黃初信方士占卜命運，後入棲霞，訪法會禪師，法會諭以破除命定，積德行善。袁黃『信其言，拜而受教』，制《功過格》記善惡，『持〈準提咒〉』⁸，皆得驗。袁黃入攝山，『獲接』真節，『聆其緒論，豁如也』。後每來南京，必訪真節，並因殷邁推薦，『依止』真節，『以求解脫』。萬曆二十一年，真節『擬結萬人緣，置常稔之田千畝』⁹，即請袁黃作〈長生田記〉，以為勸募。

真節交結的在野名士也不少，著名者有盛時泰、顧源等人。盛時泰，字仲交，南直隸江寧人。歲貢生。他『高才博學，有聲文場』¹⁰，而不得志於科舉。能詩擅畫，性豪爽，喜交遊，樂談禪問道，著有《牛首山志》、《棲霞小志》等。盛時泰

¹ 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七〈王世貞傳〉。

² （明）王世貞：《弇州續稿》卷六十三〈遊攝山棲霞寺記〉。

³ 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卷六十五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。

⁴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⁵ 《中弇山人稿》卷三〈定照庵記〉。

⁶ 雍正《江南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三〈王肯堂〉。

⁷ （明）袁黃：〈圓通精舍募田碑記〉。

⁸ 《攝山志》卷三〈袁黃〉。

⁹ （明）袁黃：〈圓通精舍募田碑記〉。

¹⁰ 雍正《江南通志》卷一百九十五〈雜類志·紀聞一〉。

常住棲霞寺，真節曾邀其『往[句容]花山，觀其孫新創圓通精舍』¹。盛時泰則稱讚真節『能誦經，善紀綱』²。顧源，字清甫，號寶幢居士，南京人。家有日涉園，甲於都城。他善書畫，『少負俊才，高自位置，非勝流名僧，不與梯接』。年幾四十，『即斷葷酒，獨處一室，禪榻淨瓶，蕭然壁觀，宛然一老爛頭陀也』。真節與顧源交遊，顧源臨終前，延其與法會等『懸彌陀像，鳴磬念佛』³。

真節結交的富商也很多。知名者有蕪湖郝氏，萬曆十四年，郝氏曾夢見觀音相告，棲霞寺齋廚絕粒，遂運米百斛以救解。《補續高僧傳》記載，真節『應蕪湖講期，度江，風浪大作。師呪觀音力，應聲寂然』⁴。這個蕪湖法會，可能就是郝氏所辦。不知名者還有不少。如真節謀復觀音殿，『鉅賈某某俱感異夢，載其材甃與資來，與節公之所規畫合』⁵。顯然，攜材資而來者，不止一位富商。

第六，到其他各地講經說法，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。

真節還多次應請到外地主持佛教法會，講經說法。《補續高僧傳》說『司馬公[汪道昆]兩舉無遮大會於新安焦山，見異人數十曹伏師（指真節，引者註）前，以脫苦謝，司馬親見之』⁶。『新安』即歙縣，因新安江流經其境而得名。『焦山』不知是否是歙縣岑山，又名小焦山、小南海。據此可知，真節至少兩次應汪道昆請，赴其家鄉歙縣主持無遮大會，且有『神異』。具體情況，未見詳細記載。汪道昆在與真節的一封信中談到一次法會：

頃力疾為《精舍記》，殊不成章。高徒歸，未及布復。是月己即吉，明春二月十九日，擬拜《梁皇懺》於筆林，凡諸積愆，悉求懺悔。上人為法門宗主，計未能出攝山，願乞座下四眾俱來，先期旬日可至。倘得念庵為之領袖，尤所皈依。然必得一心，庶可為客中主也。其餘未能遙度，第擇可者遣之。若上人有意南遊，則此中稀有事也。雖鹽豉不備，幸然了此一大因緣，何如？⁷

查《金陵梵剎志》，汪道昆〈攝山圓通精舍記〉撰成於萬曆八年（1580）閏

¹ 《棲霞小志》跋。

²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

³ 《列朝詩集小傳》閩集卷三〈寶幢居士顧源〉。

⁴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⁵ 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卷六十五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。

⁶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⁷ 《太函集》卷一百一〈素庵上人〉。

月八日，則知其於萬曆九年二月在家鄉所建肇林精舍舉辦法會，因真節不能出席主持，汪道昆希望其『座下四眾俱來』。但也表示，如果真節『有意南遊，則此中稀有事也。雖鹽豉不備，幸然了此一大因緣』。不知真節最終赴會沒有？

汪道昆在給真節的另一封信中說：

一心拂眾耆德，暫辭殿工，來主法會，幽明感戴無量。水陸無遮大會，上人本願，允愜夙心。比以江關禁嚴，迄今未舉。故攝山沙彌自月，原系不孝度僧，先考為之恢復松蘿古庵。茲歲重新，亦稍幽靜。不孝欲以此為淨界，勝於肇林，初擬八月請公主法，誦《華嚴經》，建水陸會。因工作未畢，尚不足於莊嚴。今以十月十五日為始，至十二月八日為終，大約以五十三日為期，敢屈公為法主？雅聞守心大善知識，敢藉公願力，謹虛方丈迎之。而寶堂上人雅與二公鼎立，首座之任，捨此其誰？其餘招致高賢，一惟公審定。往以聲揚過甚，僻郡以為異聞。乃今不事旁求，第公以密義致語。八月朔後，當專力走迎，並致書守心、寶堂二公。九月望，即自金陵發足，或舟行，或取道甯國，十月初暫止肇林，擇日而登松蘿，可也¹。

在這封信裡，汪道昆談到邀請真節至歙縣松蘿庵，『誦《華嚴經》，建水陸會』。原本這次水陸無遮大會定於八月，因重修庵工未畢，改為『十月十五日為始，至十二月八日為終，大約以五十三日為期』，請真節『為法主』。

另據時人記載：『萬曆甲申（十二年，引者註）冬，歙少司馬汪公道昆延弘濟守心和尚、棲霞素庵法師、度門無跡法師等五十三大善知識，赴歙之肇林，作水陸道場普度大齋一百日』²。不知這是否就是上文所言松蘿庵法會？

萬曆十九年，真節『講《法華》於婁東之淮雲』³。『婁東』即太倉，因太倉在婁水之東而得名。『淮雲』為寺名，是太倉城北始建於元代的佛寺⁴。王世貞對家鄉的淮雲寺很熟悉，文稱『吾所知於里者，海寧、隆福、淮雲三刹，若衙院耳』⁵，『吾州淮雲寺無盡律師，精通五演，洞括三乘，閉戶行道，不替羯磨，

¹ 《太函集》卷一百一〈素庵上人又〉。

² （明）王同軌：《耳談類增》卷二十七〈汪司馬長耳歌〉。

³ 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五〈素庵法師傳〉。

⁴ （明）錢穀：《吳郡文粹續集》卷三十五〈桥梁〉。

⁵ 《弇州續稿》卷五十六〈夢游記〉。

登壇授戒，鬱為法將」¹。因此，真節到淮雲寺講《法華》，很可能是接受王世貞（或其子士驥）的邀請。另外，前引文記載，真節還曾『應蕪湖講期，度江，風浪大作。師呪觀音力，應聲寂然』。其蕪湖講經，則可能是應富商郝氏邀請。

真節還在五台山修建了大林庵。《清涼山志》記載：『大林庵，在鳳林谷。金陵素庵法師構』²。雍正《山西通志》也記載：『大林庵，在鳳林谷，金陵僧素庵構』³。兩書都記載，真節在五台山鳳林谷修建了大林庵。真節何以如此？其修建寺庵又為何以大林為名？檢索《清涼山志》、《大明高僧傳》等，我們始釋然。原來，元朝五台山有一位僧人名了性，號大林，出家後，『訪諸耆德，從而學焉，如柏林潭、關輔懷、南陽慈諸公，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，性悉造其門，領厥玄旨』。成宗征居五台山萬寧寺，講經說法，『聲價振盪內外』。至大間，『太后創寺台山，曰普寧，延性居之』。時藏僧受到皇家尊寵，橫行恣肆，而了性不為之屈，『識者高之』。至治元年（1321）九月，示寂，諡曰『弘教』⁴。可見，大林了性是元朝五台山著名的華嚴宗僧、『講主』。真節建大林庵，以紀念華嚴宗『先輩』，弘傳華嚴學。

三、素庵真節講經說法的影響

真節在棲霞寺等地講經說法，弘傳佛教近四十年，對明朝後期棲霞寺、南京乃至全國佛教都產生了一定影響。

首先，真節在棲霞寺等地講經說法，弘傳華嚴等講宗，使棲霞寺成為明朝後期華嚴等佛教講宗教學的重要基地，促進了棲霞寺、南京佛教的復興，開啟晚明佛教復興的先聲。

如前所述，明朝佛教政策的推行，雖然使佛教得以恢復和發展，維持表面的興盛，但是卻加劇了佛學的衰微。明朝將天下寺院分為禪、講、教三類：禪即禪宗；講即禪宗以外的其他宗派，包括華嚴、天台、法相諸宗；教則從事瑜伽顯密法事，為生者祈福彌災、為死者追薦亡靈等活動。僧人也被相應分為禪、講、教，要求他們各務本業。由於瑜伽教僧做法事有收入，致使佛教隊伍內部，教僧不斷壯大，明朝中期逐漸『占到整個僧侶總數的將近半數』⁵。而禪、講各宗皆沉寂不

¹ 《弇州續稿》卷一百三十五〈重修慧慶寺碑〉。

² 《清涼山志》卷二〈伽藍勝概〉。

³ 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百七十一〈台懷佛刹〉。

⁴ 《清涼山志》卷三〈了性法師傳〉；《大明高僧傳》卷二〈五台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〉。

⁵ [日]龍池清：〈明代の瑜伽教僧〉，載日本《東方學報》（東京）第11冊第1期，1940年。

振，傳承乏人。所謂『自宣德以後，隆慶以前，百餘年間，教律淨禪，皆聲聞闕寂』¹。其時，南京佛教也衰微至極，棲霞寺『荒廢久矣』²。自嘉靖後期，禪僧法會來居棲霞，興善、清柏相繼住持，在棲霞寺提倡禪宗。但是，華嚴、天台等講宗卻無人興復。

真節自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前後來棲霞寺，在此講經說法近四十年，彌補了棲霞寺有禪無講的缺陷。雖然，真節沒有著述及講經說法語錄，使我們無法深入剖析其佛學思想。但從可以搜集到的資料來看，真節上繼棲霞寺的南朝華嚴傳統，大力弘傳華嚴宗學，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，使華嚴、天台、唯識等講宗得到傳播。他傳法授徒，弟子眾多，常年聽法者過三百人。這些弟子或留在棲霞，或走向四方，繼承和講授其學。如萬曆三十三年（1605）三月，有人遊攝山，記載：『行可二里許，一蘭若曰觀音庵，往素[庵]上人演三車其中。上人既沒，其徒猶能自飭，頗於靜中得聞』³。他弘傳佛教，官紳士商、平民百姓前來聽法禮佛者絡繹不絕，也大大促進了佛教在民間，尤其是官紳士大夫間的傳播。他還到其他各地，如歙縣、太倉、蕪湖等地主持法會，講經說法，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，大力弘傳華嚴等學。可以說，經過真節的弘傳，華嚴等講宗得以在棲霞寺等地復興，時人稱『福慧兩嚴，真俗一貫，圓明性海，大啟於攝山矣』，『而佛祖大教，稍獲宏揚』⁴。

棲霞寺自五代十國以後，一直無名僧可稱揚。真節在此講經說法近四十年，成為一代名僧，因此被收入《大明高僧傳》之〈解義篇〉，與雲谷法會併被收入《補續高僧傳》，真節在〈義解篇〉，法會在〈習禪篇〉。清人陳毅編《攝山志》，其〈高僧〉篇收錄者，自五代十國至明代僅二人，即雲谷法會禪師、素庵真節法師。真節培養出大批弟子，其中不乏名僧。如兀齋如慧、幻齋如念，也被收入《補續高僧傳》，附於真節傳後。影齋珠被憨山德清譽為『法器』，為作塔銘。還有一些曾在真節座下聽講受教、打下義學基礎的僧人，如法祥、性蓮、如馨等，於禪、講各有成就，也名高於時。這些，都是晚明佛教復興的重要分子和元素。

總之，真節與法會、興善、清柏等一起，在棲霞寺大力提倡禪、講，共同振興棲霞寺佛教。而無論從講經說法的時間，涉及的佛學領域，對當時乃至後世棲霞寺、南京、乃至全國的影響，都以真節為大。因此，時人評說，真節修建圓通

¹ 陳垣：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頁13。

² 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二十八〈棲霞影齋珠公塔銘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6, p. 661, a8-9。

³ （明）馮時可：〈再遊攝山記略〉，見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四〈攝山棲霞寺〉。

⁴ 《攝山志》卷三〈素庵法師〉。

精舍，講經說法其中，『蓋攝山自法會、興善經理之後，惟此為最盛矣』¹。

有學者稱，明朝後期的『華嚴弘傳仍有南北分頭並進的情形』。其中，在北方，自嘉靖中後期開始，松、秀二法師及遍融真圓等在北京，月川鎮澄在五台山，分別開講，弘傳華嚴。而真節在棲霞寺，幻衣祖住在蘇州，是當時『南方弘唱華嚴教學僧』²。其實，南方華嚴的弘傳稍晚於北方，且師承自北方而來。真節在棲霞寺，也不止弘傳華嚴，還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。真節的弘傳，使棲霞寺成為明朝后期華嚴等講宗教學的重要基地，其弟子、法孫數千指，分行天下，棲霞寺、南京佛教得以振興。其後，如馨在古林寺大倡律學，嗣法十二人，接席分燈，律學遍行天下；大報恩寺培養出憨山德清、雪浪洪恩，德清遊走京城、五台山、嶗山、曹溪等地，成為晚明四大師之一，洪恩在江南一帶講經說法，弘傳華嚴等宗學，名震一時，南京佛教全面復興。因此，真節等復興棲霞寺佛教，並與大報恩寺一起構成和引領了晚明南京佛教的復興³，也促進了當時全國佛教的復興。

其次，真節在棲霞寺修建殿堂，募置長生田，促進了棲霞寺的振興，也為棲霞寺後來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，是晚明佛教復興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。

如前所述，禪僧興善擔任棲霞寺住持，『重興道場，復寺業，開法社，為接待叢林』⁴。興善與繼任住持清柏的振興工作，主要是在棲霞寺常住。他們都支持真節，所謂『覺義興善、住持清柏以棲霞請，[真節]遂駐錫焉，屢登壇說法，作大利益』⁵。真節講經說法處所，先在淨業堂，後在圓通精舍，都是棲霞寺別院。尤其是圓通精舍，殿堂眾多，『屋宇隨所至，俱稱宏敞』⁶。觀音庵重建，『宏麗逾於昔』⁷。殿堂宏麗，像設莊嚴，也是棲霞寺振興的一個重要表現。其後，萬曆三十年代，葛寅亮在南京進行佛教改革，提倡禪宗，在各寺修拓禪堂。其中，棲霞寺除了原有禪堂以外，又將圓通精舍改為圓通禪院，額定『每日約膳禪僧二十二名』⁸。

真節在棲霞寺帶領僧眾耕墾寺內荒廢田地，治圃種菜，植樹種竹，不僅補充

¹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

² 賴永海：《中國佛教通史》第十二卷，頁 349、353。

³ 參閱拙著：《明代南京寺院研究》，頁 200—201、194—197。

⁴ 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卷三十〈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傳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6, p. 672, c2-4。

⁵ 《中弇山人稿》卷三〈定照庵記〉。

⁶ 《棲霞小志·觀音庵》。

⁷ 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卷六十五〈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〉。

⁸ 《金陵梵剎志》卷五十一〈各寺公費條例〉。

和豐富了僧眾伙食，也妝點扮靚了荒廢的寺院。尤其是他發動募緣，置買長生田，終得五百餘畝。這對保證棲霞寺（主要是圓通精舍別院）僧眾膳食起了很大作用，也促進了棲霞寺的振興。後來，葛寅亮改圓通精舍為圓通禪院，其『公產』即有『施捨田地，丈過實在田、地、山、塘共五百五十畝二分六厘』¹。到了清代，《攝山志》仍記載：『觀音庵，僧素庵建，置山田五百畝，以供雲水』²。真節發心募置的長生田，代代傳承，對棲霞寺寺院及佛教的振興和發展都發揮著作用。

晚明佛教的復興，遍布全國各地，不僅禪、講各宗得到弘傳，傳承有人，而且都很注重修復殿堂，清田定租，使寺院也呈現出興盛的氣象³。真節在棲霞寺修建殿堂，募置長生田，與興善、清柏等共同推動了棲霞寺的恢復和發展。棲霞寺的恢復和發展，是南京、全國佛教振興的一部分。其影響所及，也推動了南京、全國佛教振興和發展，是晚明佛教復興的先聲。

四、結論

棲霞寺作為千年名剎，明初得到太祖賜額、賜田，成為國家大寺，興盛一時。但是，明朝中期以後，棲霞寺圯廢殘敗，衰微至極。嘉靖後期，禪僧法會、興善開始在棲霞寺提倡禪宗，整頓寺田租稅，振興棲霞寺。

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前後，『深得賢首之印』的素庵真節應請住棲霞寺，講經說法近四十年，弘傳華嚴宗學，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；傳法授徒，培養出大批弟子；修建殿堂，創立圓通精舍；開荒治圃，募置長生田；傳播佛法，交接官紳士商；到其他各地講經說法，在五台山修建大林庵。這些，振興了棲霞寺及華嚴等佛教講宗，使棲霞寺成為明朝后期佛教講宗教學的重要基地。真節與法會、興善以及清柏等一起推動了棲霞寺、南京乃至全國佛教的復興，其中尤以真節貢獻為大，成為晚明佛教復興的先聲。

真節去世後，紫柏真可先後作〈哭素庵師〉、〈悼棲霞素庵節公並引〉以悼之。其中，〈哭素庵師〉曰：『棲霞久岑寂，泉石漸光霽。願力灑心血，禪宮始壯麗。青山色不老，碧水流無滯。舌相與德容，見聞安可契？師來春著物，師去猿亦涕。愧我徒識師，弗堪支傾替。東南法梁折，苦海浩難濟。小子瞻白

¹ 《金陵梵剎志》卷四〈攝山棲霞寺·公產〉。

² 《攝山志》卷二〈建置〉。

³ 參閱江燦騰：《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淨辯之研究》，頁 145—156；拙文：《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》，載台灣《成大歷史學報》第四十號，2011 年 6 月，台南。

雲，幾回淚沾毳』¹。真可高度評價真節的功績，慨嘆其去世對佛教的損失。

最後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其一，作為華嚴宗名僧，真節對華嚴等的弘傳，並未見對教理有什麼新的發展。他與會昌以後歷代華嚴宗的『中興』僧人一樣，『是華嚴宗理論的可靠傳播者，而不是繼往開來的創造者』²。真節對天台、唯識等宗思想的兼弘，莫不如此。其二，真節雖是華嚴宗僧，但其並不專一弘傳華嚴，而是兼弘兼弘天台、唯識、禪宗、淨土等宗思想。或者說，他弘傳的是混合的佛教。眾所周知，中國佛教至唐朝發展到頂峰，其後加上唐武宗滅佛及元朝提倡藏傳佛教的打擊，除禪宗以外，其他各宗多氣息奄奄，一蹶不振。明太祖分僧人為禪、講、教，從佛學意義上說仍是禪、講兩類，且詔令僧眾講習《心經》等三經，並命僧宗泐等注釋頒行，有力地促進諸宗進一步融合會通，也阻止了佛學的深入發展。因為，『欽定經典並非各宗派根本經典，使講僧振興唐代舊宗派的意識淡薄了。他們多以融合諸宗學說為特色，專弘某一派或某一經的人極少』³。這兩點，都是真節弘傳華嚴等講宗的突出特點和局限，更是明朝佛教的整體走勢⁴，真節確實難以自外。

¹ 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 25〈哭素庵師〉，CBETA, X73, no. 1452, p. 358, b8-11。

² 《中國華嚴宗通史》，頁 10。

³ 《中國華嚴宗通史》，頁 277。

⁴ 參閱拙文：〈明代佛教政策述論〉；《明朝宗教》，頁 42。

參考文獻

史料

- (梁)釋慧皎：《高僧傳》，湯用彤校注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。
- (唐)釋道宣：《續高僧傳》，CBETA, T50, no. 2060。
- (宋)李昉等：《文苑英華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(宋)張敦頤：《六朝事跡編類》，王進珊校點，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1989年。
- (宋)釋志磐：《佛祖統紀》，CBETA, T49, no. 2035。
- (宋)釋贊寧：《宋高僧傳》，CBETA, T50, no. 2061。
- (宋)周應合：景定《建康志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(明)釋如惺：《大明高僧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(明)汪道昆：《太函集》，明萬曆刻本。
- (明)王士驪：《中弇山人稿》，明萬曆刻本。
- (明)王同軌：《耳談類增》，明萬曆刻本。
- (明)王肯堂：《因明入正理論集解》，CBETA, X53, no. 857。
- (明)錢穀：《吳都文粹續集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《明神宗實錄》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本。
- (明)葛寅亮：《金陵梵剎志》，何孝榮點校，天津：津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。
- (明)王世貞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(明)王世貞：《弇州續稿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(明)釋鎮澄編纂、(民國)釋印光續纂：《清涼山志》，《中華大藏經續編(漢文部分)》本，待出版。
- (明)盛時泰：《棲霞小志》，南京：南京市通志館，1947年。
- (明)釋真可：《紫柏尊者全集》，CBETA, X73, no. 1452。
- (明)釋明河：《補續高僧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(明)釋德清：《憨山老人夢遊集》，CBETA, X73, no. 1456, p. 672, a21- c11。
- (明)釋幻輪：《釋鑒稽古略續集》，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2年。
- 雍正《山西通志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(清)錢謙益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- 雍正《江西通志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雍正《江南通志》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- (清)張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2年。

- (民國)釋仁友：《金陵馬鞍山中興律祖事蹟考》，民國刻本。
 (民國)釋仁友：《金陵馬鞍山古林律寺祖庭匯志》，民國刻本。
 (民國)喻謙：《新續高僧傳四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。

專書

- 中國佛教協會：《中國佛教》第三輯，上海：知識出版社，1989年。
 江燦騰：《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淨辯之研究——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》，臺北：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0 年。
 何孝榮：《明代南京寺院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0 年。
 何孝榮：《明朝宗教》，南京：南京出版社，2013 年。
 陳玉女：《明代的佛教與社會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1 年。
 陳垣：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 年。
 賴永海：《中國佛教通史》第十二卷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0 年。
 魏道儒：《中國華嚴宗通史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論文

- 杜繼文：〈華嚴宗形成的思想淵源與社會背景〉，載《亞太經濟時報·禪文化》2013 年 11 月 27 日 B16 版，廣州。
 何孝榮：〈明代佛教政策述論〉，載《文史》2004 年第 3 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 何孝榮：〈論萬曆年間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〉，載台灣《成大歷史學報》第四十號，2011 年 6 月，台南：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。
 【日本】龍池清：〈明代の瑜伽教僧〉，載日本《東方學報》第 11 冊第 1 期，1940 年，東京。